

廣州廣惠愛西路倉前街

# 知用校報

第壹零六號

(每份售仙二枚)

廣州西湖昭成洋行印務代刊

##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自動電話) 中學部 一六二七號 小學部 一七一七號

## 佈告

查升高班學生潘萃元黃國華一丁學生徐廣明譚景春岑順棠曠課日久積記缺點逾三大過應即照章開除學籍此佈

訓委會 四月廿三

## 第十一週曠課懲罰表

四月十三日至四月十八日止

師二 羅佐乾 董堤仁 黃卓 羅聲海 各一缺點  
普二 熊志敏六缺點  
普一甲 李廣華 陳國純 郭福豪 廖奕仁

普一乙 林基 鄭斐然 各一缺點  
楊炳堯三缺點  
升高 黃國華六缺點 潘萃元七缺點  
三甲 勞瑞恒 鄭庭柏各一缺點  
梁天爵二缺點  
三乙 潘國昭一缺點  
三丙 袁哲文一缺點 歐啓光三缺點  
二甲 龍承漢 伍仕昌各二缺點  
二乙 何灼穎 容如炯 張道勳各一缺點  
陳善怡二缺點 黃劍光四缺點  
二丙 余鶴齡一缺點  
二丁 張載境 吳斌民 李家榮 余榮煒 陳觀春各一缺點 許榮灼二缺點

吳桐 李芝各八缺點  
一丙 余子賢 華留蔭各一缺點  
謝乃旋三缺點 陳世賢八缺點  
一丁 岑志剛 黃鎮藩 朱光萱 鄧新鑑 方書彬 伍尙錦各一缺點 李西綱 張啓南各二缺點 蔡俊鵬 吳清江 各三缺點 吳順隆六缺點  
徐廣明 岑順棠 譚景春各八缺點  
一戊 趙宏毅 陳社照 邵蔭宗 蕭勇義 各一缺點 潘振鋒三缺點 謝有登 八缺點  
女三 胡炳書三缺點  
女一甲 吳志芳 張瑞嫻 李輞儀各一缺點  
女一乙 陶德馨一缺點  
訓導委員會

公 函

逕啟者案奉

廣東省會公安局捐字第二四〇四號訓令開查省會各私立學校以經費困難請豁免捐費一案當經令行各分局將各校產價租額分別調查呈報以爲核定征捐標準現據調查完竣陸續呈報前來茲特將各私立學校征捐辦法從新規定如下(一)凡經教育部教育廳或教育局准予立案之私立學校如校址係屬自業各捐准減半征收如屬租賃除業主方面應負擔之房租捐外學校方面應負擔之警費潔淨費准減半征收(二)未經准予立案之私立學校無論自業租賃各捐均一律照收(三)已准立案各校如有欠捐未繳亦准其減半繳納以示寬大爲此令仰即便遵照辦理並轉知轄內各私立學校知照此令等因奉此自應遵照辦理除分函知照外相應函達貴校即希

查照辦理爲荷此致  
私立知用中學校

德宜分局長袁祖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三益會消息

建字首會于四月廿三日開投由會友張一凡君願收一百零三元投得本月餘利共有十七元撥入下月開投

捐款鳴謝

十八年常務會議議決案凡職教員薪額最高不能超過一百八十元過限則應捐回學校一案及去年七月籌款委員會通過教職員薪每月以百分之五捐助購地建校一案已於八月實行在九月結曾一度在校報登載鳴謝啟事但由十月至一月尚未將各位捐款刊登報章茲彙登如後(稱呼從畧以捐款數多少爲序)

姓 名	捐 額
唐富言	七十二元
張瑞權	六十四元
朱勵強	四十四元
張兆明	四十四元
潘學增	三十七元二
劉冕羣	三十六元八

王韶生	三十四元八
薛衡之	二十六元六
陳慶充	二十四元
馮煒仲	二十三元六
陳滿鑾	二十元〇四
黃薄天	一十八元六
黎式純	一十七元八
李頌屏	一十七元六
彭偉棠	一十六元
黃小屏	一十五元八
麥格斯	一十五元四
郭澤普	一十四元八
孔玉昆	一十四元八
黃孟葵	一十四元八
張子迪	一十四元八
曾紀經	一十四元四
賴觀生	一十四元四
孔昭芹	一十二元八
蔡認暄	一十二元八
周俊民	一十二元八
莫焯基	一十元〇八
莫煥基	一十元〇四
劉舜民	十元

潘少渠	九元六
陳思虞	九元六
劉百先	九元六
林慶培	八元八
李瘦芝	八元四
周裁衍	八元
梁學廉	八元
梁憲章	七元八
劉惠儼	七元六
何錦照	七元
黃瑞聰	七元
楊景梅	六元八
凌廣圖	六元四
梅雨天	六元四
袁桐階	六元四
梅暈	六元二
陳啓鏐	六元二
胡杜田	六元
陳偉卿	六元
陳暉	六元
薛崇希	六元
吳清如	六元
陳有良	六元

鄭蔭	六元
周右	六元
謝中	六元
趙慕鴻	肆元八
馮毅	肆元八
黃思漢	四元八
王桂	四元八
潘惇炤	四元八
區格	四元八
梁祖譽	四元八
黃君蔭	四元四
張伯豪	四元
袁永先	四元
張炳塗	四元
張廷瓚	四元
梁柏基	四元
譚御夫	四元
曾雲飛	三元六
劉其騫	三元六
何樹甜	三元三毫七
凌永紹	三員二
陳仲瑩	三員二
何學堅	三員二

陳黃蔭	三員二
梁翰芬	三員
余竹軒	三員
周懷甫	二員
許紹衡	二員
蔡廷桂	四毫
以上共收捐款九百六十五員七毫七仙	

### 紀念會經費募捐鳴謝

自紀念會籌備會通過募捐經費後即由全體員生互相勸捐茲將已收各位捐款分期鳴謝如次

張載琬一員	李家榮一員	韓超民一員
吳昌蘭六毫	張滿祥肆員	魏任寰一員
黃達俊一員	余祝華六角	張達心六毫
黃振波一員	何慶堯一員	余超俊一員
蔡定遠一員	鄧天福一員	李秀民二員
黃肇華一員	何灼穎一員	陳銀雄一員
何叶吉二毫	徐學增一員	趙世安一員
林旋永二毫	劉本民一員	黃漢豪一員
嚴福年二毫	陳幹業三員	黃君立二員
劉國權四毫	李迎勳一員	羅肅容一員
梅礎強一員	劉彬澤一員	雷世營一員
楊金會一員	羅學勤一員	黃成志一員

符祥應一員	譚民慧一員	周振光一員	陳暖珠一員	簡勵文一員	程福高四毫	王漢清一員	余士昇一員	陳麗芳一員
葉福樞一員	秦澤林一員	黃耀球一員	陳希珍一員	鄭偉英一員	劉爽銘四毫	吳世珊一員	余世雄一員	黃恩款一員
盧國耀一員	謝申五員	黃永祥一員	黃振權一員	李健中三員	何少祥六毫	張道勳二員	關開漢一員	區祖年一員
江懷德二員	朱壽鴻一員	管興章一員	李澄川一員	高開麟一員	吳履佳六毫	張英石一員	劉煥炎一員	余國光二員
馮錦裳三員	李慧嫻一員	郭秀清二員	馮錦釗一員	蕭綺雲一員	陳加嚴六毫	王鍾學二員	余榮銓二員	蔡英華一員
薛博文三員	黃少雲一員	梁豎旗二員	楊毓樞一員	李熾珊一員	潘海紅一員	林仁普一員	吳斌民一員	高福京一員
朱碧雲一員	黃超文一員	駱競乾一員	羅佐乾一員	曾昭煥一員	區季方一員	黃乾生一員	洪運霖一員	魏兆瑛一員
劉彥文一員	羅佩貞一員	吳淑芳一員	譚惠芳一員	張伯年一員	林玉生一員	何仲屏一員		
何彩金二員	胡惠芳一員	黃煥璵一員	黃友梅一員	李曼珍一員	余惠珍一員			
何妙嫻一員	老志英一員	嚴順嫻一員	李佐昌一員	金漢俊一員	林秀菊一員			
何鳳金一員	何潔芳一員	張卓英二員	張真吾一員	陳永康一員	辛齊信一員			
盧仕蘭一員	譚少蘭一員	李信用四角	李繼瑜一員	林福球一員	陳柏芳一員			
邵淑勤一員	譚寶琛一員	李煥慈一員	余肇亞一員	梁漢霜一員	王獻惠一員			
于佩瓊二員	黃竹君一員	黃義如一員	余玉雲一員	姚亞韶一員	陳彥生二員			
陳佩仙一員	何少白一員	葉叢芳一員	陳秀屏一員	石孟璿二員	陳玉桐三員			
陳凱雄一員	潘麗娥一員	馮永發一員	黃卓一員	姚懿璇一員	李育貞一員			
馮永興一員	潘海麟一員	袁劍一員	梁惠一員	馮潔韶一員	周潔卿四毫			
傅得心一員	梁媛雄一員	岑史傳二員	劉仲騰一員	甄錦輝一員	張俊華一員			
沈翠端一員	黃漢英一員	岑史文二員	陳華煒一員	容如炯一員	鍾鍊基一員			
區玉環一員	梁靜波一員	岑史周二員	劉顯澤二員	黃瑞芳一員	劉樹恩六毫			
蔡文佳一員	林肇庭一員	李其坊一員	鄭岳雲一員	李振邦二員	吳樹年二員			
謝乃粉九員	符昭蔭一員	朱壽江一員	陳自球一員	廖森祥一員	余明儒一員			
鮑德光一員	蔡合河一員	梁文南一員	吳文甫一員	譚楚芬一員	林錦敏一員			

英語週刊  
796.  
797.  
798.  
三冊

統計彙刊第八期  
一冊

珠江期刊第一期  
一冊

學生雜誌第十八卷  
一冊

學生雜誌第一期  
一冊

婦女雜誌第十七卷  
一冊

婦女雜誌第一期  
一冊

時事月報第四卷  
一冊

時事月報第四期  
一冊

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二卷  
三冊

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六七八期  
三冊

中學生作文指導  
一冊

中學生讀書指導  
一冊



中學生問題	一冊
中學生遊記	一冊
中學生日記	一冊
地泉	一冊
無錢的猶太人	一冊
從空虛到充實	一冊
三女郎之死	一冊
四十年代	一冊
明珠與黑炭	一冊
癡人日記	一冊
章護	一冊
世紀病狂者	一冊
退路	一冊
她的肖像	一冊
論辯文作法	一冊
語體寫景文作法	一冊
蘇俄文學理論	一冊
歐洲三個時代的戲劇	一冊
中國詩史	一冊
詩範	一冊
詞史	一冊
中國民歌千首	一冊
小學教育指導	一冊

幼稚教育指導	一冊
中國教育指導	一冊
教育行政指導	一冊
社會教育指導	一冊
近代教育學說	一冊
行為主義的兒童心理	一冊
托洛茨基自傳	一冊
墨索黑尼自傳	一冊
英文文法辭典	一冊
實業計劃之理論與實際	一冊
社會科學問答	一冊
中國今日之財政	一冊
中國農業經濟問題	一冊
哲學及其根本問題	一冊
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	一冊
市一中校刊 第一二卷	二冊

## 讀列子力命

(續壹零五號)

韶生

社會學裏頭有一種原則，就是貧窮的原因，是（一）因懶惰，（二）因殘廢，（三）因災害，不是一個人天生成就是一副窮骨頭的。現

在把他解釋一下，（一）懶惰的人，生得一身懶骨頭，一味祇知好食懶造，游手好閒，天天除了食飯拉矢以外，不是坐在屋子裏來搖腳，抽洋煙，喝清茶，作「草堂」高臥，便是到外邊去尋樂，或是談些無謂的事情，或是尋些不正當的娛樂；一些正當的職業做亦沒有做過，一些謀生的手藝學亦沒有學過；試想這一種人，無論是生在富有之家。或是中人之家，然「坐吃山空」一天便要窮過一天，不管你命裏怎樣發達，都要墜到貧四窟裏去。（二）殘廢的人，生得五官不全，民肢不動，如瞎的，癱的，眼睛既看不見，行動又不會，你想怎樣尋衣食呢？有家室父母的。還有人供養他，沒有的就要流為化子了。（三）災害：家資百萬的人，忽然間碰天災，所有的家產，或是給火燒了，或堅給水沖了，或是給賊劫了，那麼頃刻之間，便要貧窮立現了。總括這三種原因，是貧窮的緣由，并不是「自富自貧」的。但是懶惰的人，如果能盡他的力量去做工，最少亦可以尋得一碗飯吃。殘廢的人，如盲的，有特別教育來訓練他，亦可以教也作工。至如碰着災害，雖然動產完了，但是仍有不動產還可以謀活

動，或者有一技一能，亦不患糊口之資了。若然勤儉過人，還可以望致富呢？如果任他自富自貧，豈不是連骨頭都要窮出來。所以我們要信人事。不要依賴自然，貧與富是人自作而自享的。由這兩點看來，我們可以說命運不是前定的，不為過當。

一努是不能成功的嗎？我們社會裏邊有一句通行的諺語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問收穫，但問耕耘」。那十六個字。這十六個字當中，實在含有至理，在平常人以爲人生皆受八個字（即時生月日乃主命定說者也）支配，不如說受這十六個字支配罷。凡事施以最大的努力，即得最大的效果，這是我們所承認的。譬如命裏你應該成爲哲人，但是你不學問，不去思想，不去著作，你就不能成爲哲人嗎？哲人是容易做的，不是無腦筋的人所能做的，亦不是無勇氣的人所能做的。偉大的人格，都是由一點一積所做成，這一點一滴，我們若不努力去做，就不能成其體積；高深的學問，是一時一刻所學來的，這是一時一刻我們若不努力去做，就不能吸收智識；所以求真的慾望，和勇猛精進的精神，都是不可少的呀。

我們鄉裏（豐順）有一段故事，最足以形容不努力就不會成功的，裏面故事是：「有一個鄉人，算命先生算他一生掙腳頭柄，（掙腳頭柄是耕田的意思）就有食」（就得着衣食的意思）他於是天天坐在床前着掙着腳頭柄，但是他連一滴飯來沒有入口，他因此氣憤不過，一直跑到算命先生家裏去質問他。這個鄉人問道：「你說我掙腳頭柄有食，爲什麼我一連掙了幾天，都不得飯吃呢？」算命先生答道：「我說你掙腳頭柄有食，是說你勤力耕種，就不愁衣食，你今坐在床前來掙腳頭柄，雖不得食，却怪誰呢？」由此看來，努力就會成功。成功就要努力。

我愛申包胥的天定者勝人，人定者勝天的議論，但更愛荀卿的天論賦；胡適之先生有詩曰：『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我愛荀卿天論賦，每作倍根語頌之』。引此聊當結論。

十二，二，七作

## 中國學術思想史略

勢雄

（一）老子的反治主義——李石岑把老子的學

說給一個「無名主義」的名詞來代表她。實未合「無名」兩字，不能包括老子的整個思想；這不過止是他的實體論。所謂無名，即是「天地之始」（一章）他自己的注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字之曰道」。（二十五章）天地之始云者，即是道。

亦即是所謂「無名」（因不知其名，故稱無名）胡適把這個「名」當做「名家」「名學」之名。即是老子的治學方法——邏輯，顯然弄錯了。（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附錄）李石岑把她屬於「自然主義」一名詞之下，亦謬（下詳）胡適稱之爲「無爲主義」梁啟超稱之爲「無治主義」更錯，老子非「無爲」乃「爲無爲」的，現代所謂「治」，就是國家，政治，法律，道德，軍備等。老子通通都反對，這是「反治」，而並非「無治」，老子的「反治」的根本原則，就是「爲無爲」，則無不治。這已証明老子是主張「治」的不過所主張者是「反治」罷了，若老子的思想是主張「無治」的，則應作「無爲」，不應作「爲無爲」，更不應有「無不治」的話。因爲老子不是「爲有爲」而已，如他所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十五章)若老子主張無治，那麼何以要「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這「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是老子「治國」「治社會」的方法，何得謂「無治」？李石岑謂老子與莊子楊朱同為自然主義，胡適梁啟超及一般學者多謂老子是主張自然的，其實，老子是主張「治」的，非「無治」的何得謂「自然」？任公指摘出老子的主張「自然」而處處顯露「反自然」的缺點來，其實這非老子的學說的本身缺點，是在一般學者本身錯誤老子的主張是「無治」的「自然」的之缺點。若在自然的世界中，能設有「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的現象？並且那時的狗也會找人吃，雞也有鷹一樣兇惡的了。更可知「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是「反治」的結果而非「無治」的結果故我給她一個名字——反治主義

(二)莊子的齊治主義——莊子的齊物論，就是把物和我的界限打銷，因為使讀者易于領略先秦學說之特色起見，故此也給她換上一個「治」字；因為在先秦的學者，個個都是站于政治立場上的，個個都是主張救國救民的，這在面前也已經說過了。莊子因為要「治」

，所以先把物我的界限打銷：「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全上)「民食蠶桑，麋鹿食藿，螂且甘帶，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狌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全上)「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歟？胡蝶之夢為周歟？」(全上)「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秋水)物以類聚，不同類的亦無彼此。如易經所說「本乎天者親上，(如雲)本乎地者親下」。(易一乾)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各不相犯，故「鳧雁雖短，續之則憂；鶴鴈雖長，斷之則悲」。(駢拇)「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全上)故他痛斥戕殺自然界的伯樂，陶匠；(見馬蹄等篇)戕殺人類本身的聖人，智者；(見胠篋等篇)他的「齊治」的方法如此。他的目的要達到「至德之世」那時的情形是：「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常是時也，

山無陵，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羣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這不過是把莊子學說中抽出根本的一部的一個大綱至整個的學說則詳見于莊子列傳)

(三)楊朱的我治主義——楊朱無書，或謂偽列子即其遺作，但唯一供我們研究的，也止有偽列子的楊朱篇力命篇，其餘黃帝，說符等篇，亦略有言及。楊朱，通常謂之樂觀的厭世派，然而他的意思，他的主張，仍然是救國的救世的。孟子批評他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何得言治？看他答子產的話：「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于一國，未合乎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我治主義的原則，他自己說過：「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朱以為「我治」的方法大約有下二點：(A)順民——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



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民也，……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

(B) 順慾——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于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于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先秦的這家學說，可以此三家爲代表。據漢書藝文志共舉了三十七家，除了「劉向說老子四篇」是漢人外，餘三十六家多佚亡或屬偽造。今把所有之各家書籍中，選出重要的幾家作一種簡單的敘錄。

(一) 鬻子——鬻熊楚人，是周文王的老師。鬻子一書今止存十四篇（祖無擇所藏，高似孫，藏本爲十二篇）。北漢志所錄少八篇。思想不類道家。學者多疑爲後人所作。賈誼新書「修政語下」皆錄文王武王成王問鬻子的話，明人楊秀夫輯爲補鬻子一書，更可疑。按子略：「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卷一) 周武王十三年伐商

。在位共七年，鬻子尙能見成王？賈誼所根據者何書？亦成問題。

(二) 鵠冠子——漢志一篇。而陸佃本十九篇，宋濂傳本十五篇。而韓愈又謂十六篇。鵠冠子，據列僊傳謂「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鵠爲冠，莫測其名。韓愈謂：『其詞難黃。老，刑，名。』」(讀鵠冠子) 柳宗元謂「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貧夫殉財，烈士殉名。』」(考者死權) 不稱鵠冠子。選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還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鵠冠子書，亦必不取鵠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辨鵠冠子) 高似孫謂：「盡出于黃，老」。(子略卷二) 陸佃謂：「初本黃老，而未流迪于刑名。此書雖難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鵠冠子序) 宋濂謂：「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諸子辨) 可見此書之一般。十九篇即博選，著希，夜行，天則，環流，道端，近迭度萬，王鉄，秦鴻，秦錄，世兵，備知，兵政，學問，世賢，天權，能天，武靈王等。

(三) 列子——列子傳爲鄭人列禦寇撰，宋濂

謂：「疑即古楊朱書，其未亡者勦附于此」。料爲後人雜輯而成，共有八篇乃劉向校定。——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一作極智)湯問，力命，楊朱，說符等。

道家的學術思想大概如此，(關於黃帝一部分，因爲一時手邊善籍太少，暫付缺如) 他們的學說對於政治的關係，都有一個共通點，可以說是(軟治)。說得通俗一點，就是「消極的方法」。莊子謂：「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

(天下篇)

(未完)